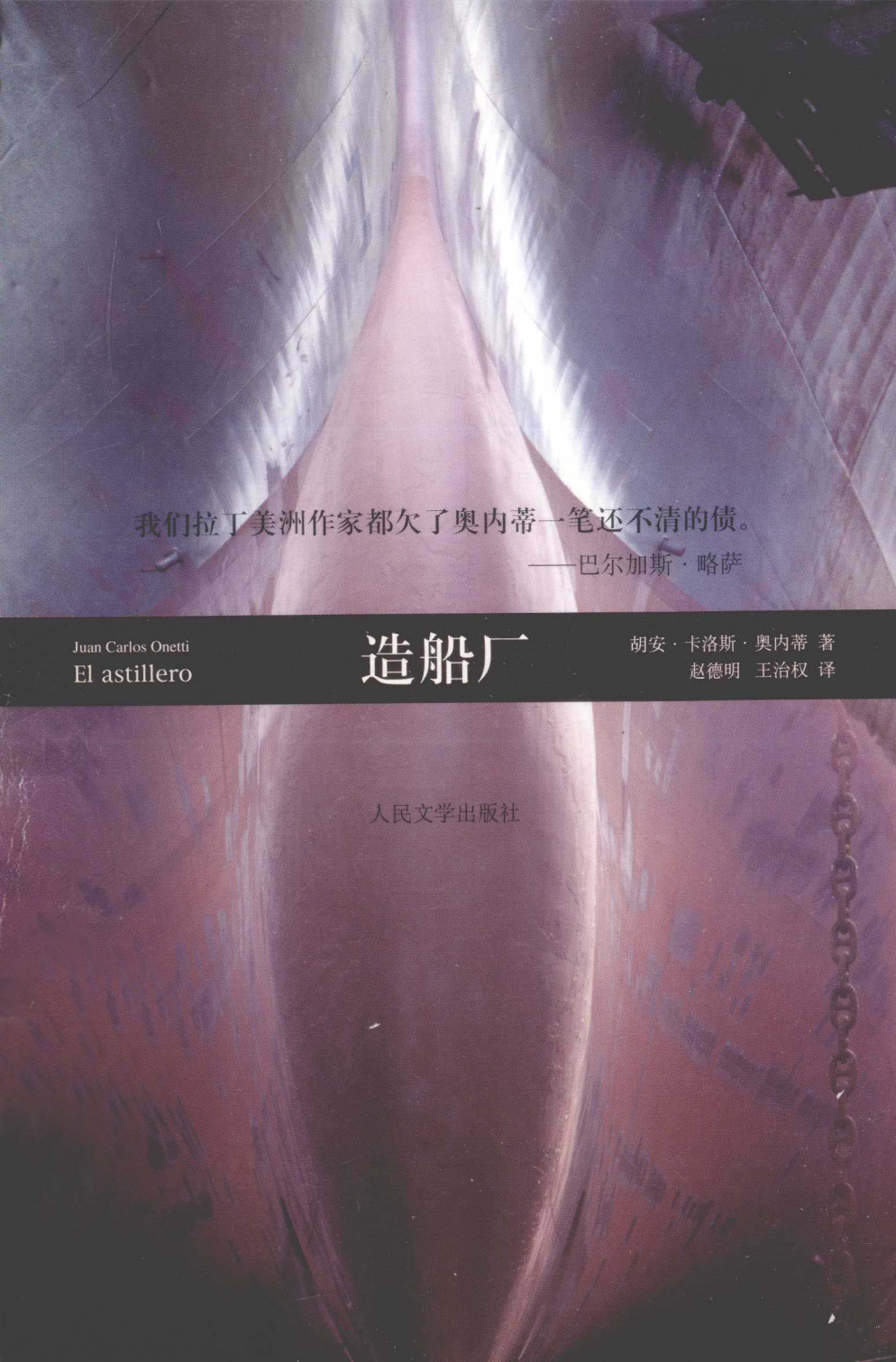




我们拉丁美洲作家都欠了奥内蒂一笔还不清的债。
——巴尔加斯·略萨

Juan Carlos Onetti
El astillero

造船厂

胡安·卡洛斯·奥内蒂 著
赵德明 王治权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Juan Carlos Onetti
El astillero

造船厂

胡安·卡洛斯·奥内蒂 著
赵德明 王治权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0-2754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造船厂/(乌拉圭)奥内蒂著;赵德明,王治权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ISBN 978-7-02-008104-2

I. ①造… II. ①奥… ②赵… ③王… III. ①长篇小
说—乌拉圭—现代 IV. ①I78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87299 号

JUAN CARLOS ONETTI

EL ASTILLERO

Copyright © Heirs of JUAN CARLOS ONETTI. 1961

All rights reserved.

特约策划: 彭 伦

责任编辑: 胡真才

装帧设计: 张志全

造船厂

[乌拉圭] 胡安·卡洛斯·奥内蒂 著 赵德明 王治权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山东新华印刷厂德州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144 千字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7.125

2010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2010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0000

ISBN 978-7-02-008104-2

定价 21.00

圣玛利亚——奥内蒂创造的文学世界

赵德明

距今大约三十年前，我们开始翻译乌拉圭著名作家胡安·卡洛斯·奥内蒂的代表作《造船厂》的时候，感觉无论语言、文字还是内容情节都十分陌生，很难理解人物的言谈举止、心理活动以及当时的社会氛围。有趣的是今天再看《造船厂》，感觉当今社会生活的某些阴暗面与《造船厂》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例如：行贿、受贿、投机倒把、官场腐败、人与人之间的钩心斗角和尔虞我诈……由此不得不佩服胡安·卡洛斯·奥内蒂对资本主义入木三分的认识水平和远见卓识。《造船厂》创作于一九六一年，距今快有半个世纪了，但是它放之四海的普适价值并没有贬值，恰恰相反，这两年的全球经济危机的爆发，尤其是美国金融界欺诈行为造成的危害，简直就是《造船厂》的当代版。由此我们更加怀念和钦敬奥内蒂的为人和为文。

胡安·卡洛斯·奥内蒂于一九〇九年七月一日出生在乌拉圭

首都蒙得维的亚。他从小就酷爱文学，十三四岁时开始小说创作。少年时因家境贫寒，靠自学成材。他先后做过出版社的校对、编辑。青年时期当过英国路透社驻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记者，后升任办事处主任。他从事新闻工作的同时还协助创办乌拉圭《前进》杂志和阿根廷《请看与请读》杂志。四十五岁时，经乌拉圭总统的推荐，奥内蒂担任了执政党机关刊物《行动报》社长。三年后即辞职。四十八岁时担任首都图书馆馆长兼国家喜剧院艺术指导。五十三岁时获得乌拉圭国家文学奖。六十六岁时，由于参加反对军事独裁的斗争，受到军政府的迫害，不得不流亡国外。后来定居西班牙专心从事小说创作。一九九四年，胡安·卡洛斯·奥内蒂病故于马德里，终年八十五岁。

奥内蒂从三十岁起正式发表长篇小说：一九三九年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井》问世，作品的主人公是一位反英雄形象：离过婚，不满社会现实，对生活悲观失望，怀疑现存的秩序和价值观。这对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拉丁美洲文学的乡土观念是个冲击，因为表现乡土生活的地域主义文学主张作家应该深深扎根乡土、表现乡土，才是作家的出路，结果作品的内容和形式都十分干瘪，渐渐地失去了读者。奥内蒂解放思想，认为想象力与虚构结合才会大有作为。他把这一认识付诸于创作实践中，成为开启拉美先锋派文学的领军人物。这样的超前优势，他一直保持到晚年。

一九四一年奥内蒂发表了长篇小说《无主的土地》。故事发生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时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不久，书中还提到了希特勒、斯大林、托洛茨基。主人公名叫亚尔维，是个革命知识分

子、共产党员，但有无政府主义倾向，甚至同情托洛茨基派。但是这个人物的嘴脸十分模糊，他很快就加入到失意的人群中了，他们都厌恶战争和政治斗争，怀疑精神道德的价值，宁肯与流氓、妓女为伍，成为“冷漠的一代”。

一九四一年奥内蒂还创作了长篇小说《圆梦》。主要情节讲述一位贵妇愿意花钱请剧团老板复制出她做的一个梦，因为这个梦让她快乐幸福。老板于是雇佣了两男一女为贵妇圆梦。表演到最后，贵妇死了！是自杀呢？还是梦里他杀？死于梦内呢？还是梦外？作者都没有交代。但有一点十分清楚：贵妇渴望从现实遁入到幻想中，极力把现实嵌入幻想。整个故事由晚年的剧团老板在养老院里讲述出来。

一九四三年他的长篇小说《为了今晚》问世，作者以西班牙内战中人民阵线的内部斗争为题，写了一个共产党领袖的故事。内部分歧迫使这位领袖投敌叛变、出卖同志，他企图躲开党内的惩处，但又不愿意落到警方的手中，于是东躲西藏，满城鼠窜。作品用了大量笔墨描写他惶惶不可终日的狼狈处境。但作者又没有把他完全抹杀，还特别安排了他帮助一个少女逃离虎口的情节，表明了落魄中的他还仍然有人性闪光的一面。作为主人公的对立面，作者塑造了强有力的铁腕角色：警察莫拉森，他性格粗暴、嗜杀成性，没有任何的政治信仰，他是人性丑恶的化身，他要摧毁一切真诚、善良、美好的人物。这部作品虽然有政治色彩，却远非演绎意识形态的小说。

一九四四年他完成了一部中篇小说，题为《鲍伯，欢迎你》，一个无名氏讲述了如下的故事：他年轻时与鲍伯交往，十分嫉妒鲍伯的

英俊、充满活力以及青春浪漫的生活。鲍伯有个妹妹准备与老翁结婚，他坚决反对。但妹妹不顾一切，终于成婚。叙述者幸灾乐祸。尤其是鲍伯经受了种种失败挫折之后疾病缠身，上了年纪之后陷于彻底的颓败。叙述者暗暗拍手称快。鲍伯晚年的精神状态可以概括为：堕落到无耻的地步，是个彻底的行尸走肉。而且与他同龄的人都有道德沦丧的病态。

在《鲍伯，欢迎你》里，作者彰显了驾驭“主观时间”的能力和高超的叙事艺术表现力。作品中的时间特点是缓慢的，为描写心理活动服务，巧妙地运用了内心独白的手法。在叙事技巧方面，他设置了迷宫，情节进退交错，倒叙与跳跃交叉前进，并非是直线叙述，而是螺旋式的上升。这些技巧为拉美心理现实主义的形式打下了基础。

一九五〇年他的《短暂的生命》问世。这部长篇小说的主人公名叫胡安·马利亚·布劳森，生活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故事一开始描写主人公的妻子由于外科手术而失去一个乳房，他在一家广告公司工作，但有被解聘的危险。正当他经济十分拮据的时候，电影制片商请他写一个剧本，虚构几个人物，住在一座虚构的城市里，他给这座城市起名叫圣玛利亚。布劳森以自己的亲身经历，讲述了妻子赫特鲁迪斯的生病经历。安排了一位老医生出售吗啡。布劳森准备写作剧本，打算从老医生写起。但他一直没动笔。可是圣玛利亚这座城市却诞生了。它是文学虚构的人造现实，是座虚拟的城市。为了沟通这个虚构与真实的关系，作者让布劳森帮助一个杀人犯从布宜诺斯艾利斯逃入圣玛利亚，从而把写实与想象结合起来。这个

从写实到虚构的质的飞跃是借助一个平台完成的：让布劳森与一名妓女发生关系。这个妓女名叫盖卡，与布劳森为邻。围绕布劳森与妻子赫特鲁迪斯、与女邻居盖卡、电影制片商斯坦因、与广告公司老板麦克劳尔的关系形成了第一个人物圈，活动的舞台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市中心。

第二个舞台是盖卡的房间，但房内的活动全是布劳森猜想出来的，虚实参半；他与妓女居住一墙之隔，全凭对女邻居的动静的猜测得出结论。读者所得到信息的准确性非常有限。在布劳森想象出来的世界里，他另外有个名字：阿尔塞。他想象的那个世界一定有个给妓女撑腰的地痞，名叫埃尔内斯托。凭着探听隔壁的响动，这个地痞大概经常在做爱时殴打盖卡，甚至叫嚣要杀了盖卡。布劳森猜想这三个人物活动的范围应该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与圣玛利亚两地，即处于真实与虚构之间的一个地方。

第三个舞台是纯粹虚构的圣玛利亚。主要人物全部更名改姓：布劳森化身为迪亚斯·克雷伊医生，布劳森的妻子化身为埃莱娜·萨拉，但是埃莱娜又成了制片商的老婆。其实，这全都是作者借助布劳森的想象编造出来的。

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读者会发现是布劳森在帮助地痞埃尔内斯托逃往圣玛利亚，因为后者杀害了盖卡。但是，从此埃尔内斯托就进入了虚构的圣玛利亚：一个只靠想象和话语存在的世界。这个世界对于人类来说就是：当现实生活难以忍受时，人们可以逃避到幻想的天地中去。这样读者可以比较容易地理解小说荒唐的结尾了：主要人物在化装舞会上丢掉了原来的衣裳，只剩下了假面，迷失

在虚构的天地里。

从现实跳到虚构世界是由虚实参半的中介条件调节的。比如，在布劳森的真实生活中，当他感觉到真的处于绝境时——老婆走了，他被解雇了——他就开始过虚构的“生活”。他凭借老板给的一点失业赔偿金，就设想自己办起了广告公司，租了半间办公室，做了名片和公文信笺，甚至设想举办招待会与亲朋大吃大喝……那么，布劳森是不是脑子出毛病了呢？不是，这是人性使然，人类总是有点幻想的，而梦想与现实总是有距离的。正是优秀的文学作品缩短了、甚至消灭了两者的距离。如《堂吉珂德》的主人公，在他脑海里，梦想与现实是没有界限的。在《短暂的生命》里，布劳森最后的庇护所就是做梦和想象，直至最后的自杀。但在现实生活中，他又是憎恶道德败坏的，相信“为富不仁”，不相信物质发展之后，精神面貌一定会改善。

虚构的圣玛利亚从《短暂的生命》开始就经常出现在奥内蒂的作品中。但它的位置是模糊的，只说是在拉布拉他河岸某地，旁边是“瑞士农场”，对岸是拉万达市和造船厂港口。乘坐快艇半个小时可到达造船厂。在后来的长篇小说中，许多人物来往于上述几个地方。

到了创作《造船厂》的时候(1961)，奥内蒂把二十多年来的经验都运用到这部长篇小说中了。专门研究奥内蒂创作史的拉丁美洲文学史专家埃米尔·罗德里盖斯·莫内卡(Emir Rodríguez Monegal)认为，《造船厂》是奥内蒂的最佳作品，因为它文字明快，故事动人，有深层的意蕴。有些段落的描写堪称经典，例如拉尔森与佩特

鲁斯在圣玛利亚监狱里的谈话。

创作《造船厂》的灵感来自参观一家造船厂。奥内蒂在回忆此事时说：“那时我在写《收尸人》，一天，突然有人请我去参观一家造船厂，地点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港区。实际上，那里有两家造船厂：一家在南道克，另一家在罗萨里奥。我去过南道克的那一家，又认识罗萨里奥那一家的老总。南道克那一家已经宣布破产，正在打官司。那里有位老先生，名叫弗莱依达，衣冠楚楚，说话口气强硬，坚信打官司自己必定胜诉。他说，哪怕不能履行承诺，不得不清仓甩卖，也要坚持到底。我见到这位老先生时，他正在恭候债主登门和法院的查封，但是他并不气馁，神情令人敬佩。陪同我参观的是造船厂的一位部门经理。他就是那种生活在幻想中的人。奇怪和神秘的是，他们居然能维持造船厂的运转，仿佛一切都很正常。可实际上，到处贴着封条，任何东西都禁止挪移，可是经理弄到一把钥匙，打开他的办公室。里面的设备齐全，办公桌、椅等都是贵重木料做的。但是蒙上了一层厚厚的尘土。我记得船厂是个大铁棚，有个铁柱上挂着一个牌子，写着‘禁止携带和使用武器！’显然是针对警察的啦！”

奥内蒂这番话说明了破败的造船厂给他的刺激很深，让他放弃了《收尸人》的创作，他立即动手写《造船厂》，因为倒闭的真情实景与经理极力伪装的“正常”表演，为奥内蒂提供了一个宝贵的创作素材，一个他长期经营的虚实互换的题材，所以他当机立断马上动笔。另外，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乌拉圭社会变化给奥内蒂留下的印象是社会生活里的人们都在作秀，都在表演，每个人都扮演着自己的

角色。

因此，奥内蒂在《造船厂》里安排的人物也是如此：人人都活在虚构之中，虚构是人们赖以生存的“空气”，所以作品极力营造这样的“空气”：一切都是假的，只有假的才是真的。造船厂的地理位置是假的：“在海岸线的任何地方。乘快艇半个小时可到圣玛利亚。”而后者也是虚构的城市。在这个虚构的舞台上，每个人都有一张假面孔：董事长贝特鲁斯徒有虚名，他已经破产，债台高筑。他下属的总经理拉尔森、技术部经理、行政经理都是光杆司令，是他们的想象和主观意愿在维持这种虚构的生活。实际上穷得吃不上饭；脑海里的财富却堆积如山。这四位先生的顽强意志让他们全然不理睬残酷的现实，终日沉湎在海市蜃楼之中。四个人做的事情，个个心知肚明，那就是装蒜，像演员在舞台上那样：煞有介事地天天上班，不迟到不早退，翻阅订单，查财会报表，修订合同，核对图纸……其实那都是过时作废的东西，他们只是兢兢业业地作勤奋状罢了。拉尔森也承认：“这一切是神魂颠倒的。”这自欺欺人的闹剧吓坏了拉尔森：闹剧出了格，做戏的人们无法驾驭了，游戏成了脱缰的野马。游戏人生的结果，就是人生被游戏了。作秀的同时，饥肠辘辘的肚子是不饶人的。于是，他们四人拆废船、卖废铁、卖生锈的机器以此维持生计。在上述四人对外欺骗的同时，这个集团内部还互相欺骗。董事长欺骗总经理；总经理欺骗部门经理。这些人对各自的家属、朋友、情人整日谎话连篇。因而他们是谎言团伙，是集体性质的尔虞我诈。为什么他们要这么做？因为利欲熏心，让人丧尽天良，导致他们最终的疯狂和毁灭。所以他们人人有灾难降临的感觉，有末

日要遭审判的恐惧。靠自欺欺人苟且偷生如同饮鸩止渴，熬过一时算一时罢了。实际上，这是对生活或人生的绝望态度，也是奥内蒂的几部小说努力揭示的精神病态和危机。他分别在几部小说里让这种患有绝望症的人们或自杀，或疯狂，或杀人犯罪，或沉迷于妄想之中。否则就心甘情愿地做现实生活的奴隶：房奴、车奴、人奴……他们选择了为奴隶的生活当然迫于无奈，不得不屈从于社会环境、地位、权势以及自身的愚昧和盲目中。他们常常沉湎于幻想，可幻想又拯救不了灵魂，因为残酷的现实总要迫使他们从孤独、自闭的心境里回来，如同天总是要亮的、梦总是要醒来一样。要么站起来拼搏，要么逃跑，要么死掉，要么忍辱屈从，总之生活不给弱者出路，因为弱者的生存条件是由强者决定的，由社会环境决定的。越是专制的社会，弱者可选择的空间就越少。所以弱者经常遁入幻想之中。甚至极端专制的国家连“幻想”都要操控：要“狠斗私心一闪念”，要“交心”，要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奥内蒂给《造船厂》的主要人物安排的最后归宿分别是：劳尔森死于肺炎，行政主管自杀，技术经理逃亡，董事长下狱，他的女儿彻底变疯……一句话，灾难降临到所有人的头上，无一例外，说明作者对这个欺诈社会的否定。

那么，《造船厂》是否寓意着乌拉圭社会的衰败呢？《造船厂》的英译本问世后，美国文学评论界就有这样的看法。对此，奥内蒂表示反对，他说：“我不喜欢寓意小说。这里没有什么衰败的寓意。这里只有真实、具体的衰败：造船厂实实在在的衰败，拉尔森的衰败。”他不赞成把文学作品当做社会、历史文献，这种倾向是有害的，不利

于文学创作。这一倾向的起因是文学评论界的短视和功利的表现，歪曲了文学的特性，企图把文学当成政治宣传和传播意识形态的工具。但是，奥内蒂并不否认，文学作品也是历史和社会的证据。文学作品为历史和社会作证的方式是微妙的，间接和充满矛盾的，更多的情况下，并非作者主观意愿。一个简单但决定性的因素就是，作家是生活在人间！生活在有文化、政治、经济、社会的人间烟火里。因此，作品中的人物总是有意无意地带有时代的烙印和具体社会生活的影响。这些烙印和影响使得有些作品落墨浓重；有些则间接和隐晦。《造船厂》中的悲观、绝望情绪就与作者少年和青年时期的经历有密切关系：奥内蒂的少年和青年时期正是乌拉圭经济发展的繁荣期，肉类、皮毛产品曾经名列世界前茅，人均收入第一，被誉为“美洲瑞士”，在社会秩序稳定、民主生活和社会福利保障等方面都是美洲国家的楷模。但一九二九年的全球经济危机也波及乌拉圭，它的出口额一落千丈，给农牧加工业以致命的打击。国人纷纷发出“灾难降临”的绝望悲叹。这种情绪自然影响到了奥内蒂。在深入研究《造船厂》之后，可以发现，几乎所有的人物都怨天尤人，都有今不如昔的感觉，都拼命想重建往日的天堂，尽管是在闹剧中作秀，但态度是认真的。这是奥内蒂对国民悲观情绪的艺术性补充、是具象性的补充。而把情绪拟人化恰恰是文学的专长，是哲学和历史所不能代替的，更是社会学不可能做到的。尤其是作品营造的“灾难气氛”，用拉尔森的话就是“瘟疫”。它弥漫在处于沉沦的世界里，被荒谬、不公和暴力所腐蚀。这是作者对残酷现实的夸张、补充和升华，因而证明了文学的宝贵之处和重要作用：让人类忍受生存

的重压,用虚构战胜现实,用虚构世界的自由去代替被现实生活剥夺的自由。

“精神状态的不发达”是《造船厂》努力表现的方面。它表现在:受根深蒂固的偏见影响而坚持错误,受意识形态盲目性、或者意志薄弱和宿命论影响而坚持错误;做事不能持之以恒;热情来得快、去得也快;容易消沉、沮丧;对违法现象采取容忍的态度,助长腐败堕落的孳生;屈从于现行社会结构中的不合理因素,尽管这样的结构关闭了穷人发展的机会,或者吝啬地给穷人一些机会,而对权贵阶层却门户大开;甚至连灾难性的后果也不是“机会均等”的:董事长破产后仍然住着豪宅,进监狱后住“优待间”。而灾难给行政主管一家带来的是饥寒交迫、冻饿而死,更不要说乞丐和流浪汉了。“精神状态”的“不发达”还表现在有失败感、怨恨、无能为力、绝望的感觉;在社会上层则表现为自私、贪婪、不讲文明、反对现代自由民主、法治、社会公正和繁荣和谐,等等。西班牙—秘鲁著名作家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指出,《造船厂》表现出来的“不发达的精神状态”在拉丁美洲“几乎多数人如此”,各个社会阶层都有,“许多人感觉奋斗无用,劳动无用,雄心壮志无用,因为一个强大、无形的机制打破、腐蚀、消解了一切努力,总是让奋斗的人们品尝失败的苦果。”因此,可以说《造船厂》揭示出来的“精神状态”已经超出了造船厂,超出了乌拉圭,甚至超出了拉丁美洲。

在《造船厂》问世之后,一九六四年奥内蒂又完成了长篇小说《收尸人》,作品讲述一家妓院的故事。作者把这家妓院当作“不发达”现象加以描写,因为妓院里集中了贫困、剥削、无知、偏见、反常

心理和绝望情绪等种种表现。一九六八年他发表了中篇小说《被偷走的新娘》，讲述了一个名叫蒙恰的姑娘，曾相信法国空想社会主义的学说而前往欧洲，回乌拉圭之后患上了幻想症，以为自己坠入情网，她穿上婚纱满大街乱跑，而圣玛利亚的人们则信以为真，为她喝彩。但结局是蒙恰服安眠药自尽了。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初，乌拉圭政局突变。军人掌握了政府，实行了军事独裁。奥内蒂对军政权不满，但并没有加入任何党派，他坚持过与世无争的生活。但军政权找了个借口，说是奥内蒂参加了一个评委会，该会评出了一部题名《保镖》的小说，其内容有“色情暴力章节”。军政府下令逮捕作者和评委会。奥内蒂也被牵连入狱。此事引起国内外一片抗议之声。奥内蒂被关押了三个月之后释放出狱，因为他在狱中无法忍受侮辱，企图自尽，未遂后被转移到精神病院治疗。等到奥内蒂出院后，他发觉许多进步人士被捕、被杀、被流放。全国处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文化界许多人士纷纷逃亡到国外。

乌拉圭军政府没有料到国际上要求释放奥内蒂的呼声是如此之高。负责奥内蒂一案的警察局长收到大量抗议电报、邮件，不由得惊呼：“这个他妈的奥内蒂怎么会这么有人缘啊！”西班牙驻乌拉圭大使特纳·伊巴拉曾经在一九七二年陪同奥内蒂去西班牙文化学院做报告，这时听闻奥内蒂被捕的消息，特地从西班牙赶来营救。此次，他以邀请奥内蒂夫妇参加巴洛克文学国际研讨会的名义正式致函乌拉圭军政府，要求释放奥内蒂。这样，奥内蒂才走出精神病院偕夫人前往西班牙，从此永远离开了祖国。独裁政权对奥内蒂的

迫害“帮助”这为作家的作品译成多国文字。许多国家的文化团体邀请他做报告。意大利—拉美学会授予《造船厂》为拉美年度最佳小说。古巴政府邀请他去主持美洲之家文学奖的评奖活动。乌拉圭军政权垮台之后，第一任民选总统何塞·马利亚·桑吉内迪把国家文学大奖的证书和奖金亲自送到西班牙，颁发给奥内蒂。一九八〇年西班牙国王胡安·卡洛斯把西语世界最重要的文学奖——塞万提斯奖授予奥内蒂。西班牙、拉美各国许多著名学者、作家纷纷表示祝贺。在此之前，一九七九年第一届西语作家国际大会召开，代表们推举奥内蒂为主席。

奥内蒂流亡西班牙期间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是《请听清风倾诉》。主人公名叫麦迪纳，原来是个警官，在圣玛利亚工作；后来当了画家。作品的第一部分情节发生在距圣玛利亚不远的拉万达。麦迪纳在圣玛利亚犯了事，逃到拉万达，与歌女弗莱达同居。麦迪纳整天不是绘画就是酗酒，要么与使女华尼娜鬼混，有时干脆三人同床。第二部分，故事发生在圣玛利亚，麦迪纳的官司了结了，又返回故里，再次当上了警察。麦迪纳无论当画家还是警察，都总是与走私、杀人、吸毒、酗酒、堕落的人渣为伍。作品以麦迪纳杀死歌女弗莱达结束，因为她与一个吸毒的小伙子塞奥阿内通奸。这个小伙子吸毒过量自杀，但动因是歌女被害和他对麦迪纳的仇恨。全书的气氛沉重、阴暗，令人感到绝望，尤其是主人公麦迪纳没完没了的逃跑成为作品的主题。此书问世于一九七九年，距离作者逃离乌拉圭有四年的时间。

一九八七年奥内蒂创作了长篇小说《那时候》。故事情节短小

紧凑；人物是记者、妓女、无赖、吃白食者、骗子、走私犯，总之，都是生活方式不正当、不正常的人；情节展开的舞台是：酒吧、餐馆、妓院。重大事情发生在布宜诺斯艾利斯，部分故事是其中的一个人物——地方小报主编拉玛斯——从虚构的拉万达讲述出来的。全书由四个片段组成，由第一人称讲述。其中两个片段由拉玛斯叙述。第一个片段由拉玛斯手下的记者叙述；第二个由港口冷库的会计巴斯托尔叙述；第三、第四由拉玛斯完成。主要情节如下：一个化名马格达的小妓女（真名叫彼特罗娜）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一家夜总会陪酒、陪舞、陪睡。巴西驻阿根廷大使馆的武官爱上了这个小妓女，把她包出去同居达两年之久。对马格达来说，这是幸福的两年。突然，有一天巴西军方命令武官抛弃马格达，强迫他与妻子和好。马格达闻讯痛不欲生、终日酗酒，或是以泪洗面，不久便自杀而亡。马格达本来是个非常美丽的小姑娘，许多小伙子为之心碎。其中就有记者拉玛斯，他与马格达有过一夜情，因此小姑娘的死对他震动很大，悲伤之余，他要逃避现实，结果悄然出走，躲到虚构的拉万达去了。

比这个故事更重要的是作者描写的气氛：夜总会里放荡、腐化的氛围。它由两种环境组成：楼下的舞池、乐队、餐桌和二十几位陪酒、陪舞的姑娘。楼上是包厢，但只有桌椅，如果性交，就在地上或桌上。夜总会有个管家，名叫堂路易斯，是个流氓，所有的舞女被录用之前都必须和他上床。但是，真正霸道的人物是夜总会老板萨弗夫人。她在书中出现的时间很短，但作者把她描写得十分动人。这一段描写是拉玛斯叙述的，他记得萨弗夫人年轻时在罗萨里奥市的